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醒世恆言 第三十一卷 鄭節使立功神臂弓

顛狂彌勒到明州，布袋橫拖拄杖頭。 饒你化身千百億，一身還有一身愁。

話說東京汴梁城開封府，有個萬萬貫的財主員外，姓張，排行第一，雙名俊卿。這個員外，冬眠紅錦帳，夏臥碧紗廚，兩行珠翠引，一對美人扶。家中有赤金白銀、斑點玳瑁、鸚鵡珍珠、犀牛頭上角、大象口中牙。門首一壁開個金銀鋪，一壁開所質庫。他老爹大張員外，方死不多時，只有媽媽在堂。張員外好善，人叫他做張佛子。忽一日在門首觀看，見一個和尚，打扮非常。但見：雙眉垂雪，橫眼碧波。衣披烈火七幅蛟綃，杖挂降魔九環錫杖。若非圓寂光中客，定是楞嚴峰頂人。

那和尚走至面前，道：「員外拜揖。」員外還禮畢，只見和尚袖中取出個疏頭來，上面寫道：「竹林寺特來抄化五百香羅木。」員外口中不說，心下思量：「我從小只見說竹林寺，那曾見有，況兼這香羅木，是我爹在日許下願心，要往東峰岱岳蓋嘉寧大殿，尚未答還。」員外便對和尚道：「此是我先人在日許下願心，不敢動著。若是吾師要別物，但請法旨。」和尚道：「若員外不肯捨施，貧僧到晚自教人取。」說罷轉身。員外道：「這和尚莫是風。」

天色漸晚，員外吃了三五杯酒，卻待去睡，只見當值的來報：「員外禍事。家中後園火發。」說罷員外，慌忙走來時，只見焰焰地燒著。去那火光之中，見那早來和尚，將著百口人，都長七八尺，不類人形，盡數搬這香羅板去。員外趕上看時，火光頓息，和尚和眾人都看不見了；再來園中一看，不見了那五百片香羅木，枯炭也沒些個：「卻是作怪。我爹爹許下願心，卻如何好。」一夜不眠。但見：玉漏聲殘，金烏影吐。鄰雞三唱，喚佳人傅粉施珠；寶馬頻嘶，催行客爭名奪利。幾片曉霞飛海嶠，一輪紅日上扶桑。

員外起來洗漱罷，去家堂神道前燒了香，向堂前請見媽媽，把昨夜事說了一遍，道：「三月二日八日，卻如何上得東峰岱岳，與爹爹答還心願？」媽媽道：「我兒休煩惱，到這日卻又理會。」員外見說，辭了媽媽，還去金銀鋪中坐地。卻正是二月半天氣。正是：

金勒馬嘶芳草，玉樓人醉杏花天。

只聽得街上鑼響，一個小節級同個茶酒，把著團書來請張員外團社。原來大張員外在日，起這個社會，朋友口人，近來死了一兩人，不成社會。如今這幾位小員外，學前輩做作，約口個朋友起社。卻是二月半，便來團社。員外道：「我去不得，要與爹爹還願時，又不見了香羅木，如何去得？」那人道：「若少了員外一個，便拆散了社會。」員外與決不下，去堂前請見媽媽，告知：「眾員外請兒團社，緣沒了香羅木與爹爹還願，兒不敢去。」媽媽就手把著錦袋，說向兒子道：「我這一件寶物，是你爹爹泛海外得來的無價之寶，我兒將此物與爹爹還願心。」員外接得，打開錦袋紅紙包看時，卻是一個玉結連絲環。員外謝了媽媽，留了請書，團了社，安排上廟。那九個員外，也準備行李，隨行人從，不在話下。卻說張員外打扮得一似軍官：裹四方大萬字頭巾，帶一雙仆獸匾金環，著四川錦紵絲袍，繫一條乾紅大扁緜，揮一把玉靶壓衣刀，穿一雙靴鞋。

員外同幾個社友，離了家中，迤邐前去。飢餐渴飲，夜住曉行。不則一日，到得東岳，就客店歇了。至日，口個員外都上廟來燒香，各自答還心願。員外便把玉結連絲環，捨入炳靈公殿內。還願都了，別無甚事，便在廊下看社火酌獻。

這幾個都是後生家，乘興去遊山，員外在後，徐徐而行。但見：山明水秀，風軟雲閑。一岩風景如屏，滿目松筠似畫。輕煙淡淡，數聲啼鳥落花天；麗日融融，是處綠楊芳草。

員外自覺腳力疲困，卻教眾員外先行，自己走到一個亭子上歇腳。只聽得斧鑿之聲，看時見一所作場，竹笆夾著。望那裡面時，都是七八尺來長大漢做生活。忽地鑿出一片木屑來，員外拾起看時，正是園中的香羅木，認得是爹爹花押。疑怪之間，只見一個行者開筰門，來面前相揖道：「長老法旨，請員外略到山門獻茶。」員外入那筰門中，一似身登月殿，步入蓬瀛。但見：三門高聳，梵宇清幽。當門敕額字分明，兩個金剛形勇猛。觀音位接水陸臺，寶蓋相隨鬼子母。

員外到得寺中，只見一個和尚出來相揖道：「外日深荷了辦緣事，今日幸得員外至此，請過方丈獻茶。」員外遠觀不審，近睹分明，正是向日化香羅木的和尚，只得應道：「日昨多感吾師過訪，接待不及。」和尚同至方丈，敘禮分賓主坐定，點茶吃罷，不曾說得一句話。只見黃巾力士走至面前，暴雷也似聲個喏：「告我師，炳靈公相見。」說得員外神魂蕩漾，口中不語，心下思量：「炳靈公是東岳神道，如何來這裡相見？」

那和尚便請員外：「屏風後少待，貧僧斷了此事，卻與員外少敘。」員外領法旨，潛身去屏風後立地看時，見口數個黃巾力士，隨著一個神道人來，但見：眉單眼細，貌美神清。身披紅錦袞龍袍，腰繫藍田白玉帶。裹簇金帽子，著側面絲鞋。

員外仔細看時，與岳廟塑的一般。只見和尚下階相揖，禮畢，便問：「昨夜公事如何？」炳靈公道：「此人直不肯認做諸侯，只要做三年天子。」和尚道：「直恁難勸，教押過來。」只見幾個力士，押著一大漢，約長八尺，露出滿身花繡。至方丈，和尚便道：「教你做諸侯，有何不可？卻要圖王爭帝。好打。」道不了，黃巾力士撲翻長漢在地，打得幾杖子。那漢嘆一聲道：「休休。不肯還我三年天子，胡亂認做諸侯罷。」黃巾力士即時把過文字安在面前，教他押了花字，便放他去。炳靈公擡身道：「甚勞吾師心力。」相辭別去。和尚便請員外出來坐定。和尚道：「山門無可見意，略備水酒三杯，少延清話。」

員外道：「深感吾師見愛。」道罷，酒至面前。吃了幾杯，便教收過一壁。和尚道：「員外可同往山後閑遊。」員外道：「謹領法旨。」二人同至山中閑走。但見：奇峰聳翠，佳木交陰。千層怪石惹閑雲，一道飛泉垂素練。萬山橫碧落，一柱入丹霄。

員外觀看之間，喜不自勝，便問和尚：「此處峭壁，直恁險峻。」和尚道：「未為險峻，請員外看這路水。」員外低頭看時，被和尚推下去。員外吃一驚，卻在亭子上睡覺來，道：「作怪。欲道是夢來，口中酒香；道不是夢來，卻又不見蹤跡。」

正疑惑間，只見眾員外走來道：「員外，你卻怎地不來？獨自在這裡打磕睡。」張員外道：「賤體有些不自在，有失陪步，得罪得罪。」也不說夢中之事。眾員外遊山都了，離不得買些人事，整理行裝，廝趕歸來。

單說張員外到家，親鄰都來遠接，與員外洗拂。見了媽媽，歡喜不盡。只見：四時光景急如梭，一歲光陰如拈指。

卻早臘月初頭，但見北風凜冽，瑞雪紛紛，有一支《鷓鴣天》詞為證：

凜冽嚴凝霧氣昏，空中瑞雪降紛紛，須與四野難分別，頃刻山河不見痕。 銀世界，玉乾坤，望中隱隱接崑崙。若還下到三更後，直要填平玉帝門。

員外看見雪卻大，便教人開倉庫散些錢米與窮漢。

且說一個人在客店中，被店小二埋怨道：「喏大個漢，沒些運智，這早晚兀自不起。今日又是兩個月，不還房錢。哥哥你起休。」那人長嘆一聲：「苦，苦。小二哥莫怪，我也是沒計奈何。」店小二道：「今日前巷張員外散貧，你可討些湯洗了頭臉，胡亂討得些錢來，且做盤纏，我又不指望你的。」

那人道：「罪過你。」便去戴了那頂搭坡頭巾，身上披著破衣服，露著腿，赤著腳，離了客店，迎著風雪走到張員外宅前。

事有門巧，物有故然，卻來得遲些，都散了。

這個人走至宅前，見門公唱個喏：「聞知宅上散貧。」門公道：「卻不早來，都散了。」那人聽得，叫聲苦，匹然倒地。

員外在窗中看見，即時教人扶起。頃刻之間，三魂再至，七魄重來。員外仔細看時吃一驚，這人正是亭子上夢中見的，卻恁地模樣。便問那漢：「你是哪裡人？姓甚名誰？見在哪裡住？」

那人又著手，告員外：「小人是鄭州泰寧軍大戶財主人家孩兒，父母早喪，流落此間，見在宅後王婆店中安歇，姓鄭名信。」

員外即時討幾件舊衣服與他，討些飯食請他吃罷，便道：「你會甚手藝？」那人道：「略會些書算。」員外見說，把些錢物與他，還了店中，便收留他。見他會書算，又似夢中見的一般，便教他在宅中做主管。那人卻伶俐，在宅中小心向前。員外甚是敬重，便做心腹人。

又過幾時，但見時光如箭，日月如梭，不覺又是二月半間。那眾員外便商量來請張員外同去出郊，一則團社，二則賞春。那幾個員外隔夜點了妓弟，一家帶著一個尋常間來往說得著行首；知得張員外有孝，怕他不肯帶妓女，先請他一個得意的表子在那裡。張員外不知是計，走到花園中，見了幾個行首廝叫了。只見眾中走出一個行首來，他是兩京詩酒客煙花杖子頭，喚做王倩，卻是張員外說得著的頂老。員外見了，卻待要走，被王倩一把扯住道：「員外，久別臺顏，一向疏失。」員外道：「深荷姐姐厚意，緣先父亡去，持服在身，恐外人見之，深為不孝。」便轉身來辭眾員外道：「俊卿荷諸兄見愛，偶賤體不快，坐侍不及，先此告辭。」那眾員外和王倩再三相留，員外不得已，只得就席，和王行首並坐。眾員外身邊一家一個妓弟，便教整頓酒來。正吃得半酣，只見走一個人入來。如何打扮？

裹一頂藍青頭巾，帶一對撲匾金環，著兩上領白綾子衫，腰繫乾紅絨線襪，下著多耳麻鞋，手中攜著一個籃兒。

這人走到面前，放下籃兒，又著手唱三個喏。眾員外道：「有何話說？」只見那漢就籃內取出砧刀，借個盤子，把塊牛肉來切得幾片，安在盤裡，便來眾員外面前道：「得知眾員外在此吃酒，特來送一勳。」道罷，安在面前，唱個喏便去。張員外看了，暗暗叫苦道：「我被那廝詐害幾遍了。」原來那廝是東京破落戶姓夏名德，有一個渾名，叫做「扯驢」。先年曾有個妹子，嫁在老張員外身邊，為爭口閒氣，一條繩縊死了。

夏德將此人命為繇，屢次上門嚇詐，在小張員外手裡，也許過了一二次。眾員外道：「不須憂慮，他只是討些賞賜，我們自吃酒。」道不了，那廝立在面前道：「今日夏德有采，遭際這一會員外。」眾人道：「各支二兩銀子與他。」討至張員外面前，員外道：「依例支二兩。」那廝看著張員外道：「員外依例不得。別的員外二兩，你卻要二百兩。」張員外道：「我比別的加倍，也只四兩，如何要二百兩？」夏德道：「別的員外沒甚事，你卻有些瓜葛，莫待我說出來不好看。」張員外被他直詐到二兩，眾員外道：「也好了。」那廝道：「看眾員外面，也罷，只求便賜。」張員外道：「沒在此間，把批子去我宅中質庫內討。」

夏扯驢得了批子，唱個喏，便出園門，一逕來張員外質庫裡，揭起青布簾兒，走入去唱個喏。眾人還了禮。未發跡的貴人問道：「贖典，還是解錢？」

夏扯驢道：「不贖不解，員外有批子在此，教支二兩銀。」

鄭信便問：「員外買你甚麼？支許多銀？」那廝道：「買我牛肉吃。」鄭信道：「員外直吃得許多牛肉？」夏扯驢道：「主管莫問，只照批子付與我。」兩個說來說去，一聲高似一聲。這鄭信只是不肯付與他，將了二兩銀子在手道：「夏扯驢。我說與你，銀子已在此了，我同到花園中，去見員外，若是當面吩咐得有話，我便與你。」夏扯驢罵道：「打脊客作兒。員外與我銀子，干你甚事，卻要你作難。便與你去見員外，這批子須不是假的。」

這鄭信和夏扯驢一逕到花園中，見眾員外在亭子上吃酒，進前唱個喏。張員外見鄭信來，便道：「主管沒甚事？」鄭信道：「覆使頭：蒙臺批支二兩銀，如今自把來取臺旨。」張員外道：「這廝是個破落戶，把與他去罷。」夏扯驢就來鄭信手中搶那銀子。鄭信那肯與他，便對夏扯驢道：「銀子在這裡，員外教把與你，我卻不肯。你倚著東京破落戶，要平白地騙人錢財，別的怕你，我鄭信不怕你。就眾員外面前，與你比試。你打得我過，便把銀子與你；打我不過，教你許多時聲名，一旦都休。」夏扯驢聽得說：「我好沒興，吃這客作欺負。」

鄭信道：「莫說你強我會。這裡且是寬，和你賭個勝負。」鄭信脫膊下來，眾人看了喝采：先自人才出眾，那堪滿體雕青。左臂上三仙仗劍，右臂上五鬼擒龍。胸前一搭御屏風，脊背上巴山龍出水。

夏扯驢也脫膊下來，眾人打一看時，那廝身上刺著的是木拐梯子，黃胖兒忍字。當下兩個在花園中廝打，賭個輸贏。

這鄭信拳到手起，去太陽上打個正著。夏扯驢撲的倒地，登時身死，謊得眾員外和妓弟都走了。即時便有做公的圍住。鄭信拍著手道：「我是鄭州泰寧軍人，見今在張員外宅中做主管。」

夏扯驢來騙我主人，我拳手重，打殺了他，不干他人之事，便把條索子縛我去。」眾人見說道：「好漢子。與我東京除了一害，也不得償命。」離不得解到開封府，押下凶身對屍。這鄭信一發都招認了，下獄定罪。張員外在府裡使錢，教好看他，指望遷延，等天恩大赦，不在話下。

忽一日開封府大尹出城謁廟，正行轎之間，只見路旁一口古井，黑氣沖天而起。大尹便教住轎，看了道：「怪哉。」便去廟中燒了香。回到府，不入衙中，便教客將諸眾官來。不多時，眾官皆至，相見茶湯已畢。大尹便道：「今日出城謁廟，路旁見一口古井，其中黑氣沖天，不知有何妖怪？」眾官無人敢應，只有通判起身道：「據小官愚見，要知井中怪物，何不具奏朝廷，照會將見在牢中該死罪人，教他下井，去看驗的實，必知休咎。」大尹依言，即具奏朝廷。便指揮獄中，揀選當死罪人下井，要看仔細。

大尹和眾人到地頭，押過罪人把籃盛了，用轆轤放將下去。只聽鈴響，上來看時，止有骨頭。一個下去一個死，二人下去一雙亡，似此死了數口人。獄中受了張員外囑托，也要藏留鄭信。大尹臺旨，教獄中但有罪人都要押來，卻藏留鄭信不得，只得押來。大尹教他下井去，鄭信道：「下去不辭，願乞五件物。」大尹問：「要甚五件？」鄭信道：「要討頭盔衣甲和靴、劍一口、一斗酒、二斤肉、炊餅之類。」大尹即時教依他所要，一一將至面前。鄭信唱了喏，把酒肉和炊餅吃了，披掛衣甲，仗了劍。眾人喝聲采。但見：

頭盔似雪，衣甲如銀。穿一輛抹綠皂靴，手仗七星寶劍。

鄭信打扮了，坐在籃中，轆轤放將下去。鈴響絞上來看時，不見了鄭信，那井中黑氣也便不起。大尹再教放下籃去取時，杳無蹤跡，一似石沉大海，線斷風箏。大尹和眾官等候多時，且各自回衙去。

卻說未發跡變泰國家節度使鄭信到得井底，便走出籃中，仗劍在手，去井中一壁立地。初下來時便黑，在下多時卻明。

鄭信低頭看時，見一壁廂一個水口，卻好容得身，挨身入去。

行不多幾步，擡頭看時，但見：

山嶺相連，煙霞繚繞。芳草長茸茸嫩綠，巖花噴馥馥清香。蒼崖鬱鬱長青松，曲澗涓涓流細水。

鄭信正行之間，悶悶不已。知道此處是哪裡？又沒人煙。日中前後，去松陰竹影稀處望時，只見飛檐碧瓦，棟宇軒窗，想有幽人居止。遂登危歷險，尋徑而往。只聞流水松聲，步履之下，漸漸林麓兩分，巒峰四合。但見：

溪深水曲，風靜雲閑。青松鎖碧瓦朱甍，修竹映雕檐玉砌。樓臺高聳，院宇深沉。若非王者之宮，必是神仙之府。

鄭信見這一所宮殿，便去宮前立地多時，更無一人出入。

擡頭看時，只見門上一面硃紅牌金字，寫著「日霞之殿」。裡面寂寥，杳無人跡。仗劍直入宮門，走到殿內，只見一個女子，枕著件物事，麴麴地裸體而臥。但見：

蘭柔柳困，玉弱花羞。似楊妃出浴轉香衾，如西子心疼欹玉枕。柳眉斂翠，桃臉凝紅。卻是西園芍藥倚朱欄，南海觀音初入定。

鄭信見了女子，這卻是此怪。便悄悄地把隻手襯著那女子，拿了枕頭的物事，又輕輕放下女子頭，走出外面看時，卻是個乾紅色皮袋。鄭信不解其故，把這件物事去花樹下，將劍掘個坑埋了。又回身仗劍再入殿中，看著那女子，盡力一喝道：「起。」只見那女子閃開那嬌滴滴眼兒，慌忙把萬種妖嬈說做一團，回頭道：「鄭郎，你來也。妾守空房，等你多時。妾與你五百年前姻眷，今日得見你。」那女子初時待要變出本相，卻被鄭信偷了他的神通物事，只得將錯就錯。若是生得不好時，把來一劍殺了，卻見他

如花似玉，不覺心動，便問：「女子孰氏？」女子道：「丈夫，你可放下手中寶劍，脫了衣甲，妾和你少敘綢繆。」但見：

暮雲籠帝樹，薄霧罩池塘。雙雙粉蝶宿芳叢，對對黃鸝棲翠柳。畫樑悄悄，珠簾放下燕歸來；小院沉沉，繡被薰香人欲睡。風定子規啼玉樹，月移花影上紗窗。

女子便叫青衣，安排酒來。頃刻之間，酒至面前，百味珍饈俱備。飲至數杯，酒已半酣。女子道：「今日天與之幸，得見丈夫，盡醉方休。」鄭信推辭。女子道：「妾與鄭郎是五百年前姻眷，今日豈可推托。」又吃了多時，乃令青衣收過杯盤，兩個同攜素手，共入蘭房。正是：

繡幌低垂，羅衾漫展。兩情歡會，共訴海誓山盟；二意和諧，多少雲情雨意。雲淡淡天邊鸞鳳，水沉沉交頸鴛鴦。寫成今世不休書，結下來生合歡帶。

到得天明，女子起來道：「丈夫，夜來深荷見憐。」鄭信道：「深感娘娘見愛，未知孰氏？恐另日相見，即當報答深恩。」

女子道：「妾乃日霞仙子，我與丈夫盡老百年，何有思歸之意？」

這兩口兒，同行並坐，暮樂朝歡。

忽一日，那女子對鄭信道：「丈夫，你耐靜則個。我出去便歸。」鄭信道：「到哪裡去？」女子道：「我今日去赴上界蟠桃宴便歸，留下青衣相伴。如要酒食，旋便指揮。有件事囑付丈夫，切不可去後宮遊戲，若還去時，利害非輕。」那女子吩咐了，暫別。兩個青衣伏侍。

鄭信獨自無聊，遂令安排幾杯酒消遣，思量：「卻似一場春夢，留落在此。適來我妻吩咐，莫去後宮，想必另有景致，不交我去。我再試探則個。」遂移步出門，迤邐奔後宮來，打一看，又是一個去處，一個宮門。

到得裡面，一個大殿，金書牌額「月華之殿」。正看之間，聽得鞋履響，腳步鳴，語笑喧雜之聲。只見一簇青衣擁著一個仙女出來，生得：

盈盈玉貌，楚楚梅妝。口點櫻桃，眉舒柳葉。輕疊烏雲之髮，風消雪白之肌。不饒照水芙蓉，恐是凌波菡萏。一塵不染，百媚俱生。

鄭信見了，喜不自勝。只見那女子便道：「好也。何處不尋，甚處不覓，原來我丈夫只在此間。」不問事繇，便把鄭信簇擁將去，叫道：「丈夫你來也。妾守空房，等你久矣。」鄭信道：「娘娘錯認了，我自有渾家在前殿。」那女子不繇分說，簇擁到殿上，便教安排酒來。那女子和鄭信飲了數杯，二人攜手入房，向鴛幃之中，成夫婦之禮。

頃刻間雲收雨散，整衣而起。只見青衣來報：「前殿日霞娘娘來見。」這女子慌忙藏鄭信不及，日霞仙子走至面前道：「丈夫，你卻走來這裡則甚。」便拖住鄭信臂膊，將歸前殿。月華仙子見了，柳眉剔豎，星眼圓睜道：「你卻將身嫁他，我卻如何？」便帶數個青衣奔來，直至殿上道：「姐姐，我的丈夫，你卻如何奪了？」日霞仙子道：「妹妹，是我丈夫，你卻說甚麼話。」兩個一聲高似一聲。這鄭信被日霞仙子把來藏了，月華仙子無計奈何。兩個打成一團，扭做一塊。鬥了多時，月華仙子覺道鬥姐姐不下，喝聲起，跳至虛空，變出本相。那日霞仙子，也待要變，原來被鄭信埋了他的神通，便變不得，卻輸了，慌忙走來見鄭信，兩淚交流道：「丈夫，只因你不信我言，故有今日之苦。又被你埋了我的神通，我變不得。若要奈何得他，可把這件物事還我。」

鄭信見他哀求不已，只得走來殿外花樹下，掘出那件物事來。日霞仙子便再和月華仙子鬥聖。日霞仙子又輸了，走回來。鄭信道：「我妻又怎的奈何他不下？」日霞仙子道：「為我身懷六甲，贏那賤人不得。我有件事告訴你。」鄭信道：「我妻有話但說。」日霞仙子教青衣去取來。不多時，把一張弓、一支箭，道：「丈夫，此弓非人間所有之物，名為神臂弓，百發百中。我在空中變就神通，和那賤人鬥法，你可在下看著白的，射一箭，助我一臂之力。」鄭信道：「好，你但放心。」

說不了，月華仙子又來，兩個上雲中變出本相相鬥。鄭信在下看時，哪裡見兩個如花似玉的仙子？只見一個白一個紅，兩個蜘蛛在空中相鬥。鄭信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只見紅的輸了便走，後面白的趕來，被鄭信彎弓，覷得親，一箭射去，喝聲道：「著」，把白蜘蛛射了下來。月華仙子大痛無聲，便罵：「鄭信負心賊。暗算了我也。」自往後殿去，不題。

這裡日霞仙子，收了本相，依先一個如花似玉佳人，看著鄭信道：「丈夫，深荷厚恩，與妾解圍，使妾得遂終身偕老之願。」兩個自此越說得著，行則並肩，坐則疊股，無片時相捨。正是：

春和淑麗，同攜手於花前；夏氣炎蒸，共納涼於花下；秋光皎潔，銀蟾與桂偶同圓；冬景嚴凝，玉體與香肩共暖。受物外無窮快樂，享人間不盡歡娛。

倏忽間過了三年，生下一男一女。鄭信自思：「在此雖是朝歡暮樂，作何道理，發跡變態？」遂告道：「感荷娘娘收留在此，一住三年，生男育女。若得前途發跡，報答我妻，是吾所願。」日霞仙子見說，淚下如雨道：「丈夫你去，不爭教我如何。兩個孩兒卻是怎地。」鄭信道：「我若得一官半職，便來取你們。」仙子道：「丈夫你要何處去？」鄭信道：「我往太原投軍。」仙子見說，便道：「丈夫，與你一件物事，教你去投軍，有分發跡。」便叫青衣，取那張神臂克敵弓，便是今時踏凳弩，吩咐道：「你可帶去軍前立功，定然有五等諸侯之貴。這一男一女，與你扶養在此。直待一紀之後，奴自遣人送還。」

鄭信道：「我此去若有發跡之日，早晚來迎你母子。」仙子道：「你我相遇，亦是夙緣。今三年限滿，仙凡路隔，豈復有相見之期乎。」說罷，不覺潸然下淚。

鄭信初時求去，聽說相見無期，心中感傷，亦流淚不已，情願再住幾時。仙子道：「夫妻緣盡，自然分別。妾亦不敢留君，恐誤君前程，必遭天譴。」即命青衣置酒餞別。飲至數杯，仙子道：「丈夫，你先前攜來的劍，和那一副盔甲，權留在此。他日這兒女還你，那時好作信物。」鄭信道：「但憑賢妻主意。」

仙子又親勸別酒三杯，取一大包金珠相贈，親自送出宮門。約行數里之程，遠遠望見路口，仙子道：「丈夫，你從此出去，便是大路。前程萬里，保重，保重。」鄭信方欲眷戀，忽然就腳下起陣狂風，風定後已不見了仙子。但見：青雲藏寶殿，薄霧隱回廊。靜聽不聞消息之聲，回視已失峰巒之勢。日霞宮想歸海上，神仙女料返蓬萊。多應看罷僧繇畫，捲起丹青一幅圖。

鄭信抱了一張神臂弓，呆呆的立了半晌，沒奈何，只得前行。到得路口看時，卻是汾州大路，此路去河東太原府不遠。那太原府主，卻是種相公，諱師道，見在出榜招軍。鄭信走到轅門投軍，獻上神臂弓。種相公大喜，吩咐工人如法製造數千張，遂補鄭信為帳前管軍指揮。後來收番累立戰功；都虧那神臂弓之用。餘年間，直做到兩川節度使之職。思念日霞公主恩義，並不婚娶。

話分兩頭，再說張俊卿員外，自從那年鄭信下井之後，好生思念。每年逢了此日，就差主管備下三牲祭禮，親到井邊祭奠，也是不忘故舊之意。如此數年，未嘗有缺。忽一日祭奠回來，覺得身子困倦，在廳屋中，少憩片時，不覺睡去。夢見天上五色雲霞，燦爛奪目，忽然現出一位紅衣仙子，左手中抱著一男，右手中抱著一女，高叫：「張俊卿，這一對男女，是鄭信所生，今日交付與你，你可好生撫養。待鄭信發跡之後，送至劍門，不可負吾之托。」說罷，將手中男女，從半空裡撇下來。員外接受不迭，驚出一身冷汗，驀然醒來，口稱奇怪。尚未轉動，只見門公報道：「方才有個白鬚公公，領著一男一女，送與員外，說道：『員外在古井邊，曾受他之托。』」又有送這個包裹，這一口劍，說是兩川節度使的信物在內，教員外親手開看。男女不知好歹，特來報知。」

張員外聽說，正符了夢中之言，打開包裹看時，卻是一副盔甲在內，和這口劍。收起，親走出門前看時，已不見了白鬚公公，但見如花似玉的一雙男女，約莫有三四歲長成。問其來歷，但云：「娘是日霞公主，教我去跟尋鄭家爹爹。」再叩其詳，都不能言。張員外想道：「鄭信已墮井中，幾曾出來？哪裡又有兒女，莫非是同名同姓的？」又想起岳廟之夢，分明他有五等諸侯之貴，心中委決不下。且收留著這雙男女，好生撫養，一面打探鄭信消息。

光陰如箭，看看長大。張員外把作自己親兒女看成，男取名鄭武，女取名彩娘。張員外自有一子，年紀相方，叫做張文。一文一武，如同胞兄弟，同在學堂攻書。彩娘自在閨房針指。又過了幾年，並不知鄭信下落。

忽一日，張員外走出來，忽見門公來報：「有兩川節度使差來進表官員，寫了員外姓名居址，問到這裡，他要親自求見。」員外心中疑慮，忙教請進。只見那差官：頭頂纏棕大帽，腳踏粉底烏靴。身穿蜀錦窄袖襖子，腰繫間銀純鐵挺帶。行來魁岸之容，面帶風塵之色。從者牽著一匹大馬相隨。

張員外降階迎接，敘禮已畢。那差官取出一包禮物，並書信一封，說道：「節度使鄭爺多多拜上。」張員外拆書看時，認得鄭信筆跡，書上寫道：信向蒙恩人青目，獄中又多得看覷，此乃莫大之恩也。前入古井，自分無幸，何期有日霞仙子之遇。伉儷三年，復贈資斧，送出汾州投軍，累立戰功。今叨福庇，在於蜀中。向無便風，有失奉候。今因進表之便，薄具黃金三兩，蜀錦一端，權表微忱。儻不畏蜀道之難，肯到敝治光顧，信之萬幸。懸望懸望。

張員外看罷，舉手加額道：「鄭家果然發跡變泰，又不忘故舊，遠送禮物，真乃有德有行之人也。」遂將向來夢中之事，一一與差官說知。差官亦驚訝不已。是日設筵，款待差官。那差官雖然是有品級的武職，卻受了節使吩咐言語來迎取張員外的，好生謙謹。張員外就留他在家中作寓，日日宴會。

閒話休敘。過了兩日，公事了畢，差官催促員外起身。

張員外與院君商量，要帶那男女送還鄭節使。又想女兒不便同行，只得留在家中，單帶那鄭武上路。隨身行李，童僕四人，和差官共是七個馬，一同出了汴京，望劍門一路進發。不一日，到了節度使衙門。差官先入稟復，鄭信忙教請進私衙，以家人之禮相見。員外率領鄭武拜認父親，敘及白鬚公公領來相托，獻上盔甲、腰刀信物，並說及兩翻奇夢。鄭信念起日霞仙子情分，淒然傷感。屈指算之，恰好一二年，男女皆一二年。仙子臨行所言，分毫不爽。其時大排筵會，管待張員外，禮為上賓。就席間將女兒彩娘許配員外之子張文，親家相稱。此謂以德報德也。

卻說鄭信思念日霞仙子不已，於錦江之傍，建造日霞行宮，極其壯麗。歲時親往行香。

再說張員外住了三月有餘，思想家鄉，鄭信不敢強留，安排車馬，送出十里長亭之外。贈遺之厚，自不必說，又將黃金百兩，托員外施捨岳廟修造炳靈公大殿。後來因金兀朮入寇，天子四下徵兵，鄭信帶領兒子鄭武勤王，累收金兵，到汴京復與張俊卿相會，方才認得女婿張文及女兒彩娘。鄭信壽至五十五餘，白日看見日霞仙子車駕來迎，無疾而逝。其子鄭武以父蔭累官至宣撫使。

其後金兵入寇不已，各郡縣俱仿神臂弓之制，多能殺賊。

到徽、欽北狩，康王渡江，為金兵所追，忽見空中有金甲神人，率領神兵，以神臂弓射賊，賊兵始退。康王見旗幟上有「鄭」字，以問從駕之臣。有人奏言：「前兩川節度使鄭信，曾獻克敵神臂弓，此必其神來護駕耳。」康王既即位，敕封明靈昭惠王，立廟於江上，至今古跡猶存。詩曰：

鄭信當年未遇時，俊卿夢裡已先知。

運來自有因緣到，到手休嫌早共遲。